

随笔·人生百味

散文·轻风物语

聆听新年的钟声

□张富存

时光在渐行的大道上飞奔疾驰，还没有来得及转身，还没有仔细回眸一下过往，一年时光就飘逝已远，2020年的钟声又要庄严神圣地敲响了。

站在时光的拐点，有谁还能泰然自若呢？有谁能不心慌意乱呢？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过了今天就只剩下明天，就意味着“今年”只能在记忆的长河中打捞了。

这个时候，不妨让我们放缓脚步，让心平静，拢一拢散乱的发丝，理一理纷扰的思绪，把一年来的点滴，细细舒展，该搁起的搁起，该放下的放下，持一种愉悦与恬淡，轻装上阵去聆听新年钟声。

去聆听新年的钟声吧！聆听它，你会听出对时光的眷恋：眷恋它，它会给你沉甸甸的回报；蹉跎它，回报你的将是一片荒芜；你会听出人生的况味：清浅的时光里，我们还是英俊少年，一转眼，我们就老了；你会听出太多的无奈：春天里想做的事，才仅仅是一个开头；夏天里的那个烁眸，我还没有顾得上琢磨；秋天的风景我还没有看够；一晃，已是萧萧冬寂寥寥……

时间都去哪儿了？莫要哀叹，莫要嗟怨！因为，每一次生命的轮回，都是在一种庄重的仪式下降生。今年虽去，新年又始，昨天的遗憾又能继续在明天的希望里弥补，昨天的梦想又能继续在明天的七彩长廊里去怀想、去梦圆。

本来，人生从来就没有回头路，生活的连续剧也从来没有过彩排。绝美的人生只有到虚拟的世界里去寻找，凄凄迷迷、亦真亦幻才是真实的生活。虽然我们还没有长成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大树参天，虽然我们能给大家的仍然只是青涩和稚嫩，但我们正在以一种精神走在路上，已经拥有了一方天空并在期待着明天的灿烂。有身后走过的这一行坚实的步履为证，有肩上这把磨得锃亮的锄头为证。因此，我们应该无怨无悔。

今年已成定局，别太在意，来年还要再加砝码。

人生的路，也如同世间的路，有坦荡，也有坎坷，有风和日丽，也有狂风骤雨。风雨能磨炼我们的意志，坎坷能让我们学会坚强。征途上，有时我们会筋疲力尽、伤痕累累，请别停下脚步；有时我们会一筹莫展、失意彷徨，请别停下脚步。坚持！前面一定会有更迷人的风景等着你。

人生易老，岁月不待。让我们牢记昨日，抓住今日，仰望明日，攥紧拳头，屏着呼吸，去聆听新年钟声的又一次敲响，向着未来出发。

从前的冬天

□郎新华

我的生日在农历十月，我妈说，我出生那天大雪纷飞。儿时的冬天从进入农历十月就开始了。“十来一儿，棉絮堆。”一进入十月，妈妈就拿出姥姥在秋天就给我们缝好的棉衣棉裤，把我和姐姐、弟弟打扮成了棉花团儿。

乡村的冬天是朴素的。房前屋后的榆树、枣树、柿树已落尽铅华，疏落有致的枝杈，在冬日瓦蓝天空的映衬下，朴素动人。偶有柿树高高的枝丫上，还挂着一两个红艳的小柿子，像团小火苗，温暖着盯着它看的孩子。

第一场雪总是在一个阴冷的下午开始酝酿，在我们香甜的睡梦中绽放，在第二天清晨妈妈惊喜的声调中登场。“快起床了，孩子们，地上白了，大树白了，房子白了，眉毛也白了！”我一听到妈妈诗歌一样的呼唤，睡意全无。“下雪了吗？妈，快给我穿棉衣，我要去团雪球！”穿好棉衣，穿上大头棉靴，顾不上洗脸，便冲进了屋外的洁白天地。雪花还在飞舞，熟悉的景物都不见了，冬天像个魔术师，给孩子们变出了一个松软纯净的童话世界。隐约听到巷口有小伙伴的欢笑声，奔过去，和她们闹作一团儿。舔一口雪，掷一个雪球，故意在眉毛上沾些雪花，再笑嘻嘻地跑回家给妈妈看。妈妈爱怜地拍去我身上的雪花，便招呼着一家人开始吃早饭了，热腾腾的红薯玉米粥、发面饼子、白菜豆腐粉条菜是儿时冬天最诱人的味道。小时候的冬天，没有火锅，没有很多肉吃，为什么在记忆里的底色却是那么温暖幸福。

通常冬至的饺子会伴着第二场雪盛大莅临。到了最冷的时节，爸爸会在堂屋生起火盆，再往里面扔进去几个小红薯。吃着饺子，往火盆里添着劈柴，渐渐有红薯的香味溢出，似乎窗外的大雪也有了甜丝丝的味道。雪花飞舞的乡村是静谧祥和的，大人们会暂时停下辛苦的劳作，聚在一起惬意地打会儿牌，唠会儿嗑，天色稍暗，便又开始给快放学的孩子准备晚饭。当炊烟袅袅升起，橘色的灯光点亮家家户户，冬天最美的画卷就徐徐展开了。

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过了冬至，年就近了。从腊八开始，盼年之心就逐天高涨。如果过年时遇着下雪，年味就更浓了。大年初二的大街上都是走亲戚的人们，大人提着装满礼物的篮子，小孩子穿着新衣新鞋跟在后面打出溜滑。那能打出溜滑的冬天，那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是多么让人怀念呀！

从前的冬天，雪花很多，快乐很多，那种简单的纯净和美好，如一块水晶，剔透玲珑，再也无法在长大后的冬天重现。那么久远的童年，有父母疼爱的童年，始终闪耀在记忆的星河，熠熠生辉，慰藉一生。

腊八饭

□周桂梅

岁月在不经意间悄悄流逝，它在我的记忆里流出一股清泉，飘出一阵芳香。本周四就是腊八节，我嗅到了一碗小米干饭的清香之气，它让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童年的那个节日。

童年时代，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望着“腊八节”这天快点到来，因为这一天在父辈们的眼里是庆祝丰收的日子。劳累了一整年，该为全家做一顿丰盛而有意义的饭菜了。在当地流传一句俗语叫“腊八吃碗热干饭，来年富贵又平安”。

记得腊八节前一天，我们全家都很忙碌。父亲忙着担水劈柴，母亲则带领我们姐妹几个捡豆子。那个时候我家的“自留地”（荒废的土地）有好几处，父亲把它开垦出来后，到了农历五月，开始种植黑豆、红豆、黄豆、小红豆、绿豆、豇豆，虽然产的不多，但也足够我们熬制豆汤用上大半年。

腊八节这天中午，我们姐妹几个都争着去烧火，好让母亲腾出手来为我们再炖一锅猪肉菜。

只见母亲把一小盆黄澄澄的小米倒进铁锅里，添上半桶水，又把膨胀开的各种豆子倒进锅内，盖好盖子后用命令的口气对二姐说：“开始点火吧！把这七八种豆子放在一起煮，煮成一锅大团圆，就大功告成了。”末了又嘱咐了一遍，开始先用大火烧，再用小火慢慢熬，一边烧火，一边不停地搅拌，这样米饭就不会糊锅。到最后锅里一点水都看不到了，再停火一小会儿，掀开锅盖就看到一锅香喷喷的干米团了。

干米饭做好了，母亲用炒锅炖的猪肉丁和豆腐萝卜丁也熟透了。第一碗先盛给奶奶，奶奶笑眯眯地说：“这碗米饭真香，这些豆子入口即化，妙就妙在豆子和小米融在一起了。加上你母亲炖的猪肉菜也是恰到好处，今天咱算是过个幸福的小年吧！”

记得有一天我问母亲，平时怎么不做干米饭呢？母亲笑着答道：“这样做很费时间，况且咱也实在吃不起这碗干米饭。如果不是过腊八节，我们从来就不敢铺张浪费，过日子还得细水长流啊！”

转眼又到了腊八节，周末我特意用小米、枸杞、桂圆、白果、小红豆、黄豆、大枣、莲子、花生米、葡萄干等放进电饭煲内，添满一锅水来熬制八宝粥。刚好我的小女儿放假归来，她品尝后赞不绝口：“还是妈妈熬制的八宝粥特别有味道，真是人间美味呀！这哪里是粥啊，简直是用干果和豆制品组合的小型食品博览会。”

老公在一旁插话说：“现在时代变了，美食多了，你们这代年轻人啊，尽享清福了。”是啊，今非昔比，很平常的一碗腊八粥却折射出不同寻常的时代变迁。

一碗腊八饭，传承的不仅是一种美味，更是一家人团圆的美好。因为这是父母用温情和爱意熬煮属于我们的幸福时光。

诗歌·紫陌红尘

瘦下来（组诗）

□尹文阁

奔流了一个汛期的河流慢了下来
芦花白头了

一线阳光
瘦下来，刚好照亮往事风干后的花纹

鹰，盘桓空中
两只灰麻雀在地上小声嘀咕
蚂蚁在冬季之前也把家搬到了树根下面

风来了
一大片野山楂点燃了嶂岬山一面阳坡
岩逢的一棵白茅草
潦草无章地
试图几次在风中
去扶稳自己瘦下来的身子

叶子

黄河路上的树叶枯了
枝杈间漏下的一缕缕晨光那么轻
叶子飘落，轻得像小鸟旋落地面一样
在衡山路路口等红灯时
有一片飘落在我眼前的空中
我随手拍了一下
它簌簌地落在地上
颤抖了几下
它微微的疼痛
那么轻

这是我上班途中
遇到的尘世间的小悲喜
那么轻
像花香落进梦里
像梦里的你一样轻掠过
我的窗前

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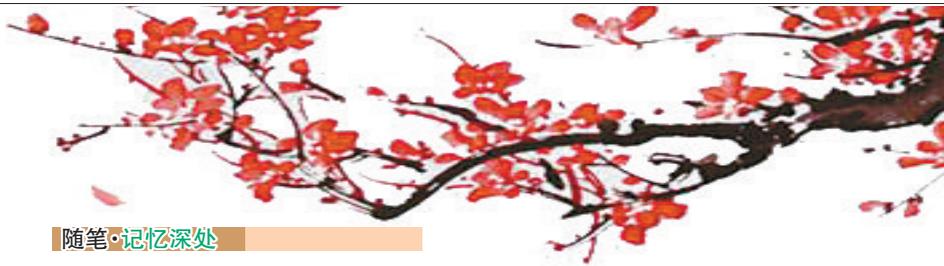
瓦屋
像时光磨凹的痕迹
突兀，安静

它的檐角
托举过二三朵槐花，一弯月光

那时
小瓦，黑与灰错落有致
窗户开合自如
每天都沐着晨光和落霞

光阴散去
断墙上云影斑驳
洋槐东倒西歪，腐叶委婉
屋顶上的炊烟，瘦成一根池塘的麻绳

牵引着
嗑嗑的过往再一次风生水起



随笔·记忆深处